

# 故乡的老榆树

□申永彬

老屋的后面,有一棵苍老的榆树。那是村中最高大的老树,站在村外,远远便能看见它庞大的树冠如地标般,巍然挺立在整个村子的上空。

村里几乎看不到大树了,村路和家家户户院子里都铺成了水泥地面,以前掩映在绿树浓荫中的房屋也都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有这棵苍老老榆树,被幸运地保留下来。它从老屋后面高高耸起,黑色遒劲的枝柯在屋顶上如虬龙般纵横交错,坐在院子里看去,扇形的树冠几乎遮住了北面半个天空。清明节刚过,榆叶还没有长出,可稠密的榆钱已经使满树翠绿。

10年前我离家时它就是这个样子,这样粗大、这样枝繁叶茂。夏天,绿树浓荫,夜里躺在屋里也能听到枝头呜呜的风声;秋天,黄叶飘零,枯黄的落叶如蜂群般纷纷飘落在屋瓦上和院子里;冬天,下雪了,光秃的树枝上落满积雪,老屋后面如同竖起一扇用白玉条编织的巨型屏风。在这座老宅里,10年的光阴几乎带走和改变了一切,只有这棵老榆树,似乎超然于时间之外,依然如故地遵循着四季轮回。

每当想起这棵老榆树,我便会想起父亲苍老的身影。

母亲去世后,父亲便独自生活在这座老宅里。哥哥、姐姐说父亲年纪大了,独自生活诸多不便,想把他接走。可父亲不愿离开。对父亲来说,离开老宅去别处生活,即便生活再好,即便和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那也是客居他处。只有在老宅,他心里才会踏实。

父亲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理想中的晚年就像大家族的族长一样,在这座宅院里享受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谁知最后只剩下他孤孤单单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庭院很快便杂草丛生,他的心也一片荒芜。慢慢地,他在悲痛中平静下来,拔去院子里的野草,一锹一锹把泥土翻开,用铁耙整平,种上各种蔬菜,院子便成了绿油油的菜园。一座老屋,一片菜地,一位老人,四周绿树浓荫,枝叶扶疏,蝉鸣鸟啼应和着村落里的鸡鸣犬吠,颇有几分淳朴的田园诗意。可生活不是理想,父亲必须面对从漫长一生回忆里产生的无奈以及平生愿望无法实现却又无法释怀的挣扎。

白天,父亲去左邻右舍串串门,或和几个老人坐在路边树荫下的石块上聊聊天,

或一个人去田野走走,碰到熟人就蹲在田边地头拉拉家常,日子还容易打发,可晚上回到家里,心里便充满空虚寂寞。

每天傍晚,父亲孤独的身影,在昏暗的暮色里慢慢走进这座曾经充满欢乐而今却冷落的院落,抬头看见屋后那棵老榆树,嘴里总自言自语说着什么。在这座老宅里,与父亲相伴的只有这棵老树了,在外部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两个苍老的身影倔强地守着这座老屋。父亲对这棵老树的感情带点迷信色彩。曾有人高价要收购它,父亲执意不肯,甚至有人提起,便怒形于色。在他心里,这棵老树就是镇宅之宝,只要挺立着,它巨大的树冠就会荫庇这座老屋,老宅的活力就不会消失,就能挺过任何风雨,重新繁荣起来。

我理解父亲的心情。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一辈子,老宅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生命里难以割舍的一部分。怀着执着的心愿操劳了一生,谁知到了该享天伦之乐的耄耋之年,老宅突然变得如此冷落。他不相信这个寄托着他毕生心愿的地方会如此衰落下去,也不相信他毕生渴求的东西到头来竟会是泡影,虽然到了垂暮之年,内心也在苦苦挣扎,但仍期盼着能有给老宅和夙愿带来转机的事情发生。屋后这棵老榆树,便成了他这种精神的寄托——每当他怀着寂寞的心情走进这个院落,抬头看见屋顶的庞大树冠,渴望老宅如老树般生长下去的心情便不会泯灭。

和煦春风吹拂着大地,催生各种花草树木,如小喇叭状的紫色桐花开放了,刺槐吐出了嫩芽,椿树冒出了火红的嫩叶儿……屋后那棵老榆树,榆钱也慢慢变白、飘落,满树嫩叶长了出来。这时,老榆树变成了鸟的天堂。各种鸟儿聚集在它的绿荫里,从天亮到天黑,一整天都鸣叫不已:麻雀的啾啾声、喜鹊的嘎嘎声、斑鸠的咕咕声、黄莺高亢婉转的歌唱声,都在那片巨大的绿影中响起。

每天早晨,晨光乍现,只听屋后老榆树上群鸟乱啼——这是一种气势磅礴的大合唱。每只鸟儿似乎都在尽情展示自己的歌喉,竭力想使自己的叫声在这大合唱中出类拔萃,力压群雄。听着一树鸟鸣,竟无半秒间歇,声势如此浩大,仿佛每一片叶子都在尽情欢呼。

清晨,它们纷纷从枝叶间飞出,飞向天

空,飞向那四面八方的田野,仿佛满树叶片被风阵阵吹飞;傍晚,它们飞回来的时候,简直是一种奇观——暮色中已显得黑暗的庞大树冠,高耸在充满绚丽晚霞的天空中,鸟儿在天空急遽飞着,倏忽便钻进树丛不见了,仿佛老树具有奇异的磁性,从四面八方吸引着天空中的飞鸟。当我看着清晨从老树里络绎不绝地飞出、傍晚又接连不断飞进去的鸟群,不禁暗想:这棵老树上到底聚集着多少鸟儿呀?

开始,我还以为鸟儿只要飞进老榆树稠密的枝叶里,便看不见影儿了。其实不然。

一天午后,我面朝北坐在院子里的小杏树下,正对着屋后那棵老榆树。

一只鸟儿,在老榆树的绿荫里好像吹号子似的不停地叫着,叫声音节复杂,抑扬顿挫,总是重复着同样的音调,好像谁尖着嗓门在重复呼喊着同一句话。我抬起头,想看看是什么鸟儿。这时,天空阴暗,没有阳光,老榆树庞大的树冠映着灰白的云层,透出大大小小、斑斑点点的天光,仿佛是在阴暗天空的背景上镂空雕刻的一幅巨大的墨绿色的屏风。灿烂的光线下,老榆树是一团浓得化不开的绿云,满树都是闪光的叶片。没有阳光,反而看得更清晰了。我在枝叶漏出的缝隙里看见一只抖动的鸟影,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当我仔细辨认,好家伙,满树的鸟影。老榆树的绿叶不停地抖动着,开始我还以为是微风在吹拂,原来是一树的鸟儿在飞舞、在追逐嬉戏、在啄着绿叶和榆钱。其情形,宛如一个巨大的绿色蜂巢,聚满了蠕动着蜂群。

我用力拍了拍手,想看看满树鸟儿轰然飞起的壮观场景。然而,我的手拍疼了,老榆树上的鸟儿却毫不为所动,依然悠闲自在地在枝叶间追逐嬉戏着,反而是别的树上的鸟儿被掌声惊动,仓皇飞起,迅速飞进老榆树的怀抱里去了。

我真为老宅中的这棵老树感到自豪!它是鸟儿的栖息地,它用繁茂的枝叶为鸟儿遮风挡雨。它挺立在老屋的上空,空中的飞鸟便有了安全的归宿。当鸟儿在别处受到惊吓时,便飞入它的怀里寻找安慰。它以博大的胸怀迎接它们、庇护它们!